

杨牧之
——
著

民国 女子图鉴



我陪他走得愈远
愈怕从此不见

长江出版社
羽翼文化

民国女子图鉴

杨牧之——著

长江出版社
荆 门 文 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女子图鉴 / 杨牧之著.

-- 武汉: 长江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92-5626-6

I. ①民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女性-名人-生平事迹-中国-民国 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9651 号

本书由杨牧之委托羽番文化 (翻翻动漫集团) 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,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。未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。

民国女子图鉴 杨牧之 著

MINGUONVZITUJIAN

出 版 长江出版社

(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: 430010)

出 品 羽番文化

(武汉市洪山区创意天地艺术家工作室 4-103 邮政编码: 430070)

翻翻动漫集团

(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文化村玉鸟流苏 15 幢 邮政编码: 311113)

选题策划 羽番文化图书部

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

网 址 <http://www.cjpress.com.cn>

责任编辑 胡 箐 江 南

特约编辑 尹 旋

装帧设计 张 晗 杜 静

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8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92-5626-6
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联系本社退换。

电话: 027-82926557 (总编室) 027-82926806 (市场营销部)



◇王映霞◇

明明是第一美人，留名的偏是两段情事

——：你不过是一个被难者；

P 159

◇萧红◇

她去了蓝天碧水处，却留半部《红楼》无人著

——：生前何必久睡，死后自会长眠；

P 179

◇张爱玲◇

她没做成一个人的白月光，却是那个时代的朱砂痣

——：因为懂得，所以宽容；

P 199

◇张幼仪◇

她不是爱情的俘虏，而是勇担责任的战士

——：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；

P 227

◇吕碧城◇

她不是剩女，只是比起爱一个男子，她更爱她的文学风流

——：绛帷独拥人争羨，世人咸推吕碧城；

P 003

◇盛爱颐◇

七小姐很多，无忧公主只她一个

——：既无当初那份爱，何必再谈今日情；

P 023

◇赵一荻◇

真想问问她，如果可以重来她会怎么选

——：只有为了爱，才肯舍己；

P 249

◆林徽因◆

少有人活出人生最高级的境界，她却做到了

——你是人间的四月天——

P 043

◆陆小曼◆

真爱无错，放纵自我才是她的原罪

——相识在不该相识的时候——

P 071

◆唐瑛◆

她人面桃花，一生张扬，爱自己淋漓尽致

——歌尽桃花扇底风——

P 103

◆孟小冬◆

爱时尽倾心，别时也决绝，不过戏一场

——世间自有公论，不待冬之赘言——

P 113

◆宋美龄◆

若是做不成武则天，那也要做第一夫人

——所有的爱情，都基于欣赏——

P 135

◆蒋碧微◆

恨不相逢未嫁时，是她一生的禁锢

——爱到极点，决不是任何第三者可移情分心的——

P 271

◆潘玉良◆

她的青春生在尘埃里，偏偏开出了高贵的花

——同古人中求我，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——

P 293

◆张兆和◆

直到那个男人死后，她方明白什么是爱

——不是不爱你，而是忘了去懂你——

P 315

人

人

人

人

人

人



人

人

吕碧城

LVBICHENG



人

人

——“绛帷独拥人争羡，世人咸推吕碧城”

人

人

人

人

人

人

人



吕碧城

(1883 — 1943)

中国作家、词人、教育家、政治人物。与其姐吕惠如、吕美荪以诗文闻名于世，号称“淮南三吕，天下知名”。她提倡女学，是素食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，佛教居士。吕碧城被称为“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”“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”，中国女权运动及女子教育的先驱者，著作有《信芳集》《吕碧城集》《欧洲漫游录》等。

身世悲催，孤女寡母寄居舅父家
一腔激情入新学，却被守旧的舅父破口大骂
算了，道不同不相谋，干脆下海闯天下
还真成了

性喜奢华，打扮新潮，每天都要美美的
谁有讥讽之意?! 必定口诛笔伐，杠上了

民国第一号“剩女”，女权代表者
当世名流全不入眼，宁愿终身不婚
就是这么骄傲
与无奈

故事卡

吕碧城：

她不是剩女，只是比起爱一个男子，她更爱她的文学风流

后人评说吕碧城，总是喜欢将她定义为剩女，然后再开始细数她一生的文学才华、侠客风情。每每说到民国女子，风雨飘摇的时代，惊才绝艳的成就，才子佳人的爱恨是必不可少的噱头。偏偏吕碧城这个女子，傲然独立，独爱文学，一生未嫁。像是没有才子佳人这一章回，便凑不成她丰富的一生般，许多人干脆给她一个民国第一剩女的名号，再揣度一番，剩之一事便又有了不少的风花雪月可以增写。

然，吕碧城她不是剩女。

只是比起爱一个男子，她更爱她的文学风流。

绛帷独拥人争羨，到处咸推吕碧城

吕碧城长在徽州书香世家，其父吕凤歧是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，曾任国史馆协修、玉牒纂修、山西学政等，藏书三万卷。吕碧城自幼受其父熏陶，尤善诗文。五岁那年春，吕碧城随父在花园散步，其父见园内风吹杨柳，随后吟道“春风垂杨柳”，身侧的吕碧城随口接了下一句，“秋雨打梧桐”。

吕碧城用一生的坚守来诠释对文学的执着，文学于她而言，可谓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。后人赞吕碧城才华横溢的一生：“自幼即有才藻名，工诗文，善丹青，能治印，并娴音律，词尤著称于世，每有词作问世，远近争相传诵。”

七岁，吕碧城便已作出大幅山水，妙笔生花，颇有其父之花。

十二岁，吕碧城便写出了让人拍案叫绝的诗词：“绿蚁浮春，玉龙回雪，谁识隐娘微旨？夜雨谈兵，春风说剑，冲天美人虹起。把无限时恨，都消樽里。君未知？是天生粉荆脂聂，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。漫把木兰花，谈认作等闲红紫。辽海功名，恨不到青闺儿女，剩一腔豪兴，写入丹青闲寄。”这首词中既有小女儿家的几分愁绪，又藏着英姿飒爽的巾帼风骨。早在这时，吕碧城就对自己的人生有了初步的认识，绝不作等闲红紫，天生粉荆，而要将一腔豪兴，入丹青展功名。

二十岁，吕碧城受兴办女子学堂的风潮影响，准备赴天津城考察女子学院。因其思想保守的舅舅勒令她遵守闺训，吕碧城毅然离家出走，孤身前往天津，从此，正式登上了文坛，开始书写属于她的时代传奇。

在吕碧城看似早早便声名鹊起的前二十年，实际上饱尝了很多苦

难——痛失慈父，寡母与四姐妹因家无男丁而遭受族人算计，奔波救母却被汪家退亲，再之后便是投奔舅父寄人篱下的多年岁月，这期间其母及妹妹再次遭到亲戚的算计，九死一生。亲情、人情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极易凉薄和险恶。吕碧城小小年纪便遭逢生活剧变，体会到了人心的复杂，这对她未来的人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。

直到1860年，天津开埠，设立九国租界，西学东渐的风气愈发浓厚，西方民主思想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，其中重要的一环——中国女权思想也开始觉醒。“张女权，兴女学”，成为当时争取男女平等、女子教育、妇女解放的主旋律。当袁世凯主持在天津兴办女子学堂后，深受女权潮流影响的吕碧城，有了赴天津考察学院的想法。舅舅严凤笙在得知吕碧城的想法后，狠狠地斥责了她，让她恪守闺训与妇道。然舅舅的阻拦不但没有打消吕碧城的想法，反而让她下定决心，连夜登上火车，未带一件行李，去了天津。

二十年后，同样还有一个女子如吕碧城般决绝逃离，不同的是这个女子的这场逃离并不圆满。鲁迅先生后来曾犀利地发问：“娜拉出走之后呢？摆在娜拉面前的，无非是两条路，要么回来，要么堕落到妓院里去。”

娜拉，这个女子便是后来为人熟知的萧红。只可惜，萧红的逃离之路，充斥着重重磨难与屈辱。反观吕碧城的逃离，倒像是一次得天独厚的新生。

自她到天津后，虽前路多有坎坷，但因其才华斐然，很快受到《大公报》（当时华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刊物）总经理英敛之的青睐。伯乐慧眼识马，英敛之便是吕碧城的第一个伯乐。当时初到天津的吕碧城，写

了一封求助信，这封信辗转落到了英敛之的手中。看过信后的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文采赞叹有加。之后，英敛之亲自拜访吕碧城，并聘请吕碧城到《大公报》做实习编辑。

吕碧城就这样成了《大公报》的第一名女编辑。

入职《大公报》后，吕碧城先是在上面发表诗词作品，因为格律工整，辞藻言之有物，而迅速受到诗词界前辈的赞许。在《大公报》初露头角后，吕碧城开始撰写自己对于女子解放和女子教育的见解。在她发表的《论提倡女学之宗旨》《敬告中国女同胞》《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》等文章中，她先后提到：“民者，国之本也；女者，家之本也。凡人娶妇以成家，即积家以成国”“儿童教育之入手，必以母教为根基”“而男之于女也，复行专制之权、愚弱之术，但以女为供其玩弄之具，其家道之不克振兴也可知矣。夫君之于民、男之于女，有如辅车唇齿之相依。君之愚弱其民，即以自弱其国也。男之愚弱其女，即以自弱其家也”。

在吕碧城看来，女性在家庭的地位犹如基石，起着稳固家庭的重要作用。女性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生养儿女、伺候丈夫，还在于教育子女，维护家庭的发展。如果一个男人将女人当作享乐的玩具，如果一个国家对女人专制、令其愚弱，则这个男人的家庭一定不会兴旺，这个国家也一定不会昌盛。

吕碧城在宣扬她的女权思想的时候，笔锋犀利，见解独到。在面对固守旧礼法之人的辩驳斥责时，她分毫不让。吕碧城的反驳之言，站在了更为广阔的出发点——国家上。在她看来：“殊不知女权之兴，归宿爱国，非释放于礼法之范围，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奴；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，实欲使平等自由，得与男子同趋文明教化之途；同习有用之学，同具刚毅之气……合完全之人，以成完全之家，合完全之家以成完

全之国。”她的女性解放和提倡女权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让女子压过男子，反转原本的社会地位将男人踩在脚下，她的着眼点在于女人的成长和自强，使女人拥有同样的学习机会，同样的爱国、卫国的能力。

不得不说，吕碧城的女权思想，要比当下重新崛起的新时代的女权思想高明、科学得多。时下我们的很多女权思想的出发点偏得厉害，她们宣扬的不是女子和男子的平等，而是女子压过男子，将男子踩在脚下才算得上女权得到尊重。

先自尊而后他人尊之。

吕碧城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代获得认可，并推动她一步步走向更高处，在于吕碧城的思想新锐但不偏激，她宣扬女权但也不贬低男子。她心中的尺度在于，人之平等，这样的平等是不分性别的。

看一个人的文章便可看出她的风骨。

1908年，慈禧太后去世，在举国大丧的时期，有人在报纸上看到了一阕《百字令》，上面不仅大骂慈禧是空误国事的无知女人，更嘲讽她死后无颜去见先汉吕后及盛唐武帝：“游魂地下，羞逢汉雉唐鹑”。这阕词一度引起清政府震怒，并大力搜寻作者。

直到很久以后，世人才知道，这首言辞犀利、语出惊人的《百字令》作者竟是吕碧城。从吕碧城的文章中，可以看出她刚正率直、横戈跃马的巾帼气概！这样英气逼人的吕碧城，在当时受到新女性的极度追捧——“绛帷独拥人争羡，到处咸推吕碧城”的盛况由此而来。

如果你以为吕碧城的一生就此止于女权，活跃于新闻界，那就太小看她了。

在《大公报》升任主笔后，吕碧城将目光放到了女子公学上，她联

合英敛之、严修等人，在杨士骧、唐绍仪等社会名流的帮助下创立了北洋女子公学，第一期便顺利招收到了三十个学员。

吕碧城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校长。

在吕碧城眼中，兴女学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，她带头冲破中国千百年来束缚女性的“三从四德”“女戒女训”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等教条规矩，并率先提出让学生在“德、智、体”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。吕碧城主持开办的北洋女子公学，代表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的出现。

然而事物总不会完美至斯，吕碧城的北洋女子公学也有她的遗憾。当时政治纷乱，经济衰败，真正能够念得起书、有勇气去念书的大多是接受新思想熏陶已久的贵族子弟，所以北洋女子公学很长一段时间其性质依旧是贵族女子学校。同时，由于特殊的时代属性，很多学生要随家族的迁移而离开，所以北洋女子公学中的学生，真正从头到尾完成学业的并不多。

饶是如此，吕碧城年纪轻轻便成为女子学校总教习一事，依旧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。后来任总统府秘书的沈祖宪，称吕碧城为“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”，赞赏其“功绩名誉，百口皆碑”。

吕碧城在这所当代女子的最高学府倾尽了七八年的心血。

她认为中国想要重新崛起，离不开大半中国女性的力量。她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培养学生，而她的学生，能够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将来尽各自的力量。她培养了很多杰出的学生，许广平、刘清扬、周道如等很多后来在文学界活跃的女性都听过她的课，深受她的影响。

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，北洋女子公学停办后，吕碧城才离开讲坛。

但她并未停止脚步。为了振兴国家，发挥自己的力量，吕碧城凭借与袁世凯的旧交，进入政坛，出任总统府机要秘书，后又担任参政一职。

初入政坛的吕碧城野心勃勃，想要一展抱负。

但一心复辟的袁世凯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官场阴暗面，让吕碧城大受打击。

如果她留下，自有大把的升迁机会，大把的功名加身。但1915年，吕碧城选择了辞官离京，移居上海。

到上海后，吕碧城又投身商界，短短两三年间，她和外商合办的贸易便积聚起了可观的财富。她在上海静安寺路置办洋房别墅，出入豪华会馆场所，其生活之奢侈，一度引得当时沪上人士羡慕。

吕碧城生活方式非常新派，旅游、跳交谊舞、穿西式裙装、学习英文……在民国初年相当引领风尚。她不仅消费奢侈，出手也十分大方：两次游学国外，在纽约时她长期入住豪华酒店，衣着考究、气度雍容，经常出入当地上流社会的聚会宴请，被称为东方公主。

吕碧城有足够的钱支撑自己奢侈的生活。吕碧城奢侈但并不过分自我，她既自我享受，也乐善好施。1920年吕碧城出国留学前，一次性捐十万巨款给当地红十字会，到了海外之后，也连续捐款。在之后的抗战中她更多次挥资赈灾，中年后开始关注并发力于动物保护领域，是中国史上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。

著名诗人、吕父的进士同年樊增祥夸赞吕碧城：“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，手散千金不措意，笔扫千人而不自矜。”

不得不说，吕碧城得老天厚爱到让人嫉妒。

她做什么，都做得风生水起。

然而，吕碧城的成功，却并不单单在于她的运气，更多的是她从小堆砌的才华，是她永不停止前行的信念。

只有一直在路上，才不会被时代落下。

她的成功，始于才华，成于大义，胜在脚下。她在才华激滟的时候没有就此将自己固于文坛，在学堂办得风生水起时也没有将自己留于讲坛，更没有沉没在功名利禄的政坛和笙歌艳舞的商场。

1918年，吕碧城离开了奢侈的上海豪宅，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攻读文学与美术，并兼任上海《时报》特约记者。她将自己亲眼看到、亲身体会到的美国当时的社会现状化作文字，发回给国人，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，这一去便是四年。1926年，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，游遍欧美。这次，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《欧美漫游录》（又名《鸿雪因缘》），先后连载于北京《顺天时报》和上海《半月》杂志，这一次耗时七年。

吕碧城两次出国周游世界，从未停止过对自身能力的充实和完善。她从在国内宣扬女权、兴办教育的小格局一下子开阔到了保护动物、宣扬中国女性风采、参与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大天地中。

她早了我们近百年，将“灵魂在路上”的生活理念践行得淋漓尽致；更早了我们近百年，将决定一个女人的一生，不在别人，在于自己的真理诠释得洒脱至极。

她的才华连女人都可折服

吕碧城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之首，足见后人对其文学造诣的追捧及

认可。涉猎之广，文辞之犀利，格局之广阔，都注定了她人生的不平凡。

1904年到1908年，吕碧城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了大量的诗词文章，一方面她的诗词造诣被前辈惊叹；另一方面她宣传的女权、妇女解放思想，则受到新女性的追捧和青睐。也是在这时，吕碧城结识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——秋瑾。

秋瑾早于吕碧城用“碧城”之名在文坛发表过不少文章。吕碧城出名早期，很多人都以为此碧城便是秋瑾。直到1904年，秋瑾慕名从北京到天津去拜访吕碧城。此次二人会面虽不足四天，却一见如故，之后情同姐妹，甚至定为文字之交。双侠的传奇也因此而来，和吕碧城相识后，秋瑾为其才华倾倒，毫不犹豫地取消了自己原本“碧城”的笔名，使其成为吕碧城的专用。

秋瑾和吕碧城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秋瑾甚至劝说吕碧城跟自己一起赴日本从事革命运动。但吕碧城有她自己的人生规划，她认为“持世界之人，同情于政体改革”，并选择留在国内继续办报，以“文字之役”，和秋瑾遥相呼应。

那个时代，两个女人的情谊，并不在于我们眼下的逛街、吃饭、游玩。从秋瑾和吕碧城身上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，女人之间的情谊，是上升到了思想与人生，家国与政治的大格局、新高度上的。在秋瑾的影响下，吕碧城对女权的认知和宣传更加深刻而全面，使其在文坛的地位愈发牢固。

而对于秋瑾来说，吕碧城是可为自己埋骨的真知己。

1907年7月15日，秋瑾在绍兴遇难，全国没有一个人敢为秋瑾收尸，当时的中国报馆集体失声。这时候，是吕碧城暗中找人帮忙，将秋瑾的遗体偷出掩埋，并亲自去其灵前祭奠。后来吕碧城每南游杭州，都

会拜谒秋瑾墓，更在秋瑾墓前专门为其作诗《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山韵》。

吕碧城的孤胆侠气在之后的一件事上，更显露得淋漓尽致。吕碧城在秋瑾遇害后，用英文写了《革命女侠秋瑾传》，发表在美国纽约、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，一度引起国际上的极大反响。成就伴随着危险，吕碧城因此惨遭牢狱之灾，后来因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倾慕其才华，奔走相救，吕碧城才得以脱困。

吕碧城的才华，不仅征服了秋瑾这般的革命烈士。

她的才华，还让情敌奋发图强。

吕碧城初到天津，多亏了《大公报》总经理英敛之的扶持。其实，英敛之拜访吕碧城的时候，是同自己的夫人一起去的。英敛之夫妇和吕碧城的第一次会面，相谈甚欢。吕碧城当场作词《满江红》，折服了夫妻二人。

英敛之开始带吕碧城出入津门名流的饭局，将她推荐给严复、傅增湘、方若等人。吕碧城到天津不过短短几个月，便声名鹊起。英敛之作为吕碧城的幕后推手，算得上是吕碧城的知己了。

只是这个知己，哪怕痴长了她十几年的人生阅历，和妻子一向琴瑟和鸣，竟还是没能逃得过吕碧城的风华激湍。英敛之在日记里自叹“怨艾颠倒，心猿意马”。英敛之的异常很快被其妻发觉，据传，英夫人并未如福芝芳羞辱孟小冬那般气势汹汹地宣告自己的地位，反而在伤感之余，誓要发奋进学，以吕碧城为目标，不断进步。

有人可能会说，吕碧城和英敛之之间，只不过是英敛之的单相思，毕竟吕碧城对英敛之并无半点非分之想。此话固然不假，但吕碧城的无